

雪静 著

作家出版社

夫人

都从唇下子笑了，其实文化局本身就有许多搞舞台策划

的人才，拉上她，应该说是带

有预见性的，谁都知道她是市

委副书记吴启正的夫人，一台

晚会有市委副书记的夫人担

纲策划，什么样的赞助拉不到

呢？钱不要来得太多吗！都从

容觉得这又是刘青副局长的

一计！这个刘青，脑子绝对够

使，他让都从容担纲策划，实

际上就是往市委副书记夫人的

口袋里塞钱，这钱来得名正言

顺又不失公允，以后他刘青想

上一步，还不是吴启正一句话。

好啊，既然你想利用我，那

么我也得利用你一下，吴启

正眼下到了上一步的节骨眼

了，你能跟省里的一把手接

上火吗？你手下那些歌舞

团、京剧团、杂技团、话剧团

的女演员们，年轻漂亮，



夫人们

2

作家出版社
雪静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夫人们. 2/雪静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3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82 - 8

I. 夫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13751 号

夫人们(2)

作者: 雪 静

责任编辑: 贺 平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21.5

印数: 001 - 11000

版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82 - 8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第一章

[1]

许鹏展到底被判刑了，昔日副县长的威风随着法官的一锤定音而无影无踪。十年徒刑，对短暂的人生来说，真是太漫长了。

邢小美望着房间的天花板出神，那是日式的条木吊顶，装修时邢小美别出心裁设计的，在这日式的条木吊顶上，邢小美仿佛看到了许鹏展。自从他进了那里，她就始终没有见过他，但她可以想象那里的一切，那是人间的地狱。

她不敢正视许鹏展那张苍白的脸，还有他那颗刚刚撞掉了的门牙。据说，许鹏展双规后，被带到了别的省份审讯，酷暑难熬的夏天，数千瓦的大灯泡日夜烤着他，一天夜里他突然绝望地一头撞在墙上，他本想去见上帝，可上帝不收他，只收取了他两颗门牙。

现在，这两颗光洁的门牙永远也找不回来了，许鹏展的嘴唇因此

而朝里瘪了下去。邢小美远远地望着他，她觉得许鹏展不光是嘴唇瘪了下去，他整个人都瘪下去了，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曾跟她讲过的四大蔫的比喻：“掐尖的烟，刷蜡的官，出雄的鸡巴，霜打的田。”许鹏展眼下就是刷蜡的官，他发蔫是正常的，不发蔫倒让人奇怪了。邢小美回忆起当年跟许鹏展恋爱时，最让她动心的就是他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，如今那地方成了一个透风的黑洞，她忽然明白什么是失去了再不可复得。

许鹏展撞墙的消息是郝从容告诉她的，本来邢小美已经准备跟许鹏展离婚了，她也犯了窝赃罪，但因认罪态度较好，郝从容又在公检法系统为她找人通融了一下，也就免于起诉了，这样她就保留了公职。但婚肯定得离，母亲和女儿可心都同意，特别是可心，因父亲的事情在校园中影响极坏，许多知情的同学看了媒体的报道都渐渐疏远她了，可心已经抬不起头来了，跟许鹏展一刀两断，倒让一家人落得清静呢。

郝从容是在电话里把这消息告诉邢小美的，邢小美当时听了竟不以为然说：“活该，谁让他姓许的胡作非为呢，如果单纯是经济问题我倒原谅他了，偏是为一个乡下的村姑，现在正好把许鹏展让给她，他们不是爱得要死要活吗？这回让那个白丛爱个彻底。”

郝从容未等邢小美的话音完全落地，就抢过话说：“小美，其实我现在完全可以不帮助你，人人都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是要避嫌的，而我为什么冒着风险帮助你呢，因为我们是老同学，人生纵然以利益和实惠为本，可亲情友情在关键时刻还是要掂量一下的。你跟许鹏展是多年的夫妻了，如今他走到这个地步，脚上的泡虽然是自己走出来的，而你身为妻子就没有一点责任吗？当年你求我们老吴提拔许鹏展，我们可不想看到他今天这样的结局。但既来之则安



之，你跟许鹏展分手我不反对，可眼下分手未免太绝情了，他已经惨败了，如果他知道连家也没有了，他不光会撞墙，说不定在狱中会寻机会自杀。你想想一个跟你生活了半辈子的男人，就这么落魄地死了，你心里真的会无动于衷吗？人在，你不会觉得怎样，人真的不在了，你心里还是会痛的。你想想吧。”

邢小美最终可能是被郝从容的电话动摇了决心，放下电话，她把家里的相册翻找出来了，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一页一页地翻着相册，犹如翻着自己的历史。一共十本相册，看到最后，邢小美发现她和许鹏展之间什么都没有留下，只留下了这十本相册上的历史。特别是他们年轻时恋爱的相册，大多是黑白照片，有很多是用傻瓜相机拍的，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钱，却有心，两颗真心，等到他们混到有钱的时候，彼此的真心却没有了，钱这东西好在哪里啊？真个就是王八蛋，它诱惑着你勾引着你，一旦你入了它的围，进了它的圈套，它就开始折腾你了，它让你进天堂你就得进天堂，它让你下地狱你就得下地狱。钱啊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为什么现在才让我觉醒地恨你，你是我们家的妖魔鬼怪呀！

有一张黑白照片让邢小美流了眼泪，那是他们结婚的时候，许鹏展单位的新闻干事抢拍的，她两手钩着许鹏展的脖子，许鹏展笑着，露出一口白牙，他两手搂着她的腰，准备吻她。这动作还是邢小美提出来的，拍了几十张照片，没有一张浪漫的，邢小美要拍一张浪漫的，动作刚一展示，新闻干事就抢拍了下来。

邢小美看着照片，想到许鹏展再也不可能拥有的白牙，不由伤心地哭了起来，漫漫长夜，哭声如雷，幸而门窗紧闭。哭到伤心欲绝之时，邢小美再也没有睡意，她睁着眼睛等到天明，天明后，匆匆洗漱

完毕，就跑到了母亲那里，关于跟许鹏展离婚与否，邢小美最终要跟母亲达成协议。

早晨上班的人流如潮，城市永远处在拥挤的状态，过去邢小美对这种拥挤没有什么反应，反正出门有人开车，到哪里都方便得很。现在她的感觉非比寻常了，她觉得城市就像一个大闷罐，人如同螃蟹一样在里面蒸煮。倒真不如活在乡下，清风明月，自在悠闲。

早年，母亲曾经在乡村有一处房产，是母亲的娘家留给母亲的，“文革”中母亲总是因此而挨批斗，还因此被划为富农。母亲一赌气就把房子卖了，卖给了小叔子家，那么大的一个院子，院子里还有摇辘轳的井。邢小美小时候经常趴在井口看月亮。

想到小时候的生活，邢小美又想到母亲的不容易，母亲一生奔波，历经多次运动，父亲老早离她而去，母亲唯一的指望就是邢小美。当初邢小美跟许鹏展恋爱，母亲死活不同意，现在想来母亲的不同意还是有她的道理，邢小美毕竟年纪轻，看人是没有眼力的。自从家里出了事，母亲一直陪着她，多年未发作的梅尼尔氏综合症又发作了，本来母亲可以住在邢小美身边，犯病以后，她怕给女儿添麻烦，又回到自己家里去了，来了个远房的亲戚照顾她，这样邢小美也可以有时间让心闲一会儿。

说是心闲，可许鹏展的事情在心里摆着，那心怎么可能闲起来？

邢小美走进路边一家超市，买了桂圆、莲子、银耳、冰糖几样东西，带给母亲滋补身子。过去这些东西家里多得都摆不下，如今却要自己在超市花钱购买，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。

邢小美进了家门，母亲还在睡觉。

远房的亲戚管邢小美叫表妹，邢小美也就喊她表姐，其实也不算



什么正儿八经的亲戚，只不过表姐的母亲曾跟邢小美的母亲是同乡。许鹏展出事后，母亲犯病到医院去，医生让住院，邢小美的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晚上，又吵又乱，却认识了老家来的护工，两人聊得投机，邢小美的母亲就要求出院回家，护工也跟来了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给六百元钱。邢小美的母亲有退休金，平时舍不得花，如今正好派上用场。

表姐接了邢小美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，用手压着嘴唇嘘了一声，示意老太太在睡觉。

邢小美明白表姐的意思，就悄悄进了隔壁房间，关上门，这才跟表姐说起话来。

表姐说：“老太太昨晚折腾了大半夜，天快亮时才安静下来，这会儿总算睡了，让她再睡一会儿吧，反正今天是周六，表妹也不用上班。”

邢小美说：“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去上班了。”

表姐通情达理地说：“天灾人祸，人人都会摊上的，谁也别笑话谁。不过，如今的人啊，都是恨人有笑人无的，人心变得太坏了。表妹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许县长虽然跌了跟头，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，那监狱也是人坐的。再说如今蹲大牢的官员多呢，又不是许县长一个人，你翻翻报纸，哪天没有啊，今天河南一个贪官落马，明天河北又出了一个，后天上海也有贪官了……贪官就像村里长的野菜一样，一茬又一茬的，拔采不净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人心太贪了，命里没那么多的钱财，明明是两百万的命，一下子贪了两千万，十辈子的钱都捞到手里了，阎王爷的批文都不管用了，他不往回收人吗？数目小的，就打发到大牢里蹲一蹲，数目大的就把命收回去了。许县长还算挺运气的，没到被阎王爷收命的份上……”

表姐的话很朴实，听着虽不顺耳，但又不得不承认其中的道理。尽管邢小美不想听到贪官两字，也不愿意在心里承认许鹏展是贪官，然而事情在那里明摆着，你不承认它也存在呀。

邢小美还是为许鹏展争辩了几句：“可心她爸虽说是贪了一点财，可是没在自己的身上花一分，蛮冤的。”

表姐知道邢小美话里的意思，便知趣地一笑说：“事情过去了，也就别总寻思它了。你刚给老太太买的东西，我看看都是什么，能不能给老太太煨点汤。”说罢出去将放在桌上的东西拎进来，细数着说，“银耳、莲子加冰糖，倒是可以煨个汤，要是枸杞更好了。”

邢小美说：“天热不敢吃枸杞，怕火气。”

表姐说：“天越热人越要补，人身上的寒火就是要在热天去掉。有句口头禅不是说吗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”

邢小美听罢立刻接过话说：“家里可能还有枸杞，我来找一找，母亲经常用它泡水喝。”

邢小美开始翻抽屉，这个屋里翻遍了，又到另外的屋里翻找，有个抽屉的把手松了，邢小美一拉，把手突然断了，抽屉哗啦一声掉在地上，发出很大的响动，母亲被惊醒了，忍不住喊了起来：“谁在乱翻东西呀？”

邢小美知道母亲这句话是冲着表姐的，母亲在怀疑她睡着的时候远房的亲戚翻动家里的东西。于是她急忙奔了进来：“妈，是我，找枸杞的，表姐要给您煨汤。”

母亲想坐起身，却又坐不起来。

邢小美扶起母亲，将枕头靠在她的背部。

母亲靠着枕头舒了口气说：“我什么也不想吃，能睡觉就行了。”





真恨不得跟阎王爷要张帖子，永远这样睡下去。”说罢，两眼看着邢小美问，“这么早就跑到家里来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吧？”

邢小美看看母亲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我跟许鹏展离婚的事能不能拖一拖？”

“你少提那个姓许的，凭什么要拖一拖，替他背黑锅？”母亲愠怒起来。

“那倒也不是。昨晚，我过去的老同学给我来了一个电话，让我不要急着跟许鹏展离婚，显得太没情义了，会被人笑话。”邢小美小声嘀咕，又偷偷地看了一眼母亲。

母亲立刻说：“他姓许的有今天，是他自己胡作的，又不是你把他推进监狱的。你现在讲情义，他当初跟白丛那丫头在床上舒服好受的时候可从没对你讲情义呀，咱娘们吃亏就吃在心太软上了，这一回怎么也得发个狠。”

邢小美看看母亲脸上的表情，晓得工作是不太好做的。她不知道再说什么话，便板着脸不出声。

母亲叹着气说：“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他自己进去倒心净，弄得一家人跟着吃连累。可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了，孩子在学校受排挤呀。就冲可心，咱也得跟他姓许的离婚，一刀两断，落个清静。……你是不是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前几天还咬牙切齿的呢。”

邢小美见说话的时机到了，便急忙接过话说：“听说许鹏展在那里已经绝望了，每天数千瓦的大灯泡烤着，没日没夜地交待问题，这么热的天，没死也算命大了。他曾经想死过，往墙上撞头，两颗门牙都撞掉了。我要真在这个时候提出跟他离婚，那不等于拿着刀子要他的命嘛。他毕竟是可心的亲生父亲，打断骨头都连着筋呢。”



母亲听了女儿的话，半晌没言语。

这时，表姐进来问：“表妹，找到枸杞了没有？”见邢小美的母亲在床上坐着，又说，“大姑，您老要披件衣服呀。”

邢小美说：“枸杞还没找着，先那么煨上吧，最后加冰糖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表姐边应边找件衣服给邢小美的母亲披上，又说，“好好的一家人，偏是遭了这祸事，弄得人心里怪不痛快的。要不大姑该多有面子呀，咱老家常说，一个姑爷半个儿，有副县长这样的靠山当姑爷，全国也不过几千号人。”

母亲打断表姐的话说：“我从来就不信那话，要说孝顺还得是自己的亲骨肉。你没听咱老家的人说嘛，一个老人死了，全家人去哭坟，儿子哭真心真意，闺女哭惊天动地，媳妇哭假心假意，姑爷哭骡马放屁。我只指望自己的闺女，他姓许的过去被我高看，是因为我闺女嫁给了他，否则谁拿他一个乡下穷坯子当人敬！”

“是啊是啊。”表姐被大姑一番话说得笑起来。

邢小美见表姐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就催促道：“你快去煨汤吧，我也想喝一碗。”

表姐这才知趣地出去了。

邢小美转过身低声说：“妈，纵然你把许鹏展骂得一钱不值，可他是我的丈夫，是可心的父亲，这事实谁也无法更改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何况我们已做了十几年的夫妻呢。我想了一下，还是暂时不跟他离婚，陪他度过这一劫。我还准备在宣判的那天出庭，让他知道我没有离开他。”

母亲叹息一声，无奈地看着女儿，她看到了女儿脸上坚定的表情。女儿这么做原本在她的意料之内，从小的夫妻嘴恨心不恨，虽然



出事后邢小美嘴巴不停地骂，但那骂声里却有爱的成分呀。现在，她能阻止女儿不这样做吗？恐怕不行吧。

母亲撩了撩邢小美额前的头发说：“都说头发软的人心软，谁让妈给你一头软发呢，天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。本来我想好了，跟姓许的离了婚，过几年找个人再嫁了，不图他官，也不图他钱，只图他知疼知热。这样咱一家人的脸面也好过一些。但既然你决定不离婚，妈也就依了你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，开庭那天，我得当众给许鹏展两耳光，让他知道锅是铁打的。”

邢小美想不到母亲这么痛快就答应了自己，现在母亲再说什么狠话，她心里也不在乎了。别说是两耳光，就是两铁锤，她都不会阻拦。

邢小美又叮嘱母亲梅尼尔氏综合症需要注意的事项，恰好表姐这时端汤进来，邢小美和母亲每人喝了一碗银耳莲子汤，邢小美喝着汤说：“出锅早了，要小火慢慢煨，直到把黏汁煨出来。”

表姐说：“怕你急着走，才这么快出锅的，锅里还有，大姑再喝的时候，一准就会有黏汁了。”

喝完汤，邢小美将庭审的时间跟母亲说了，母亲掐指算了算：“还有十天了，只是不知道那时候我身体怎么样，能不能到庭？”

邢小美说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到时候母亲的精神头就来了。”

表姐讨好地说：“到时候我也陪您去，再从老家招呼一些人来，咱别的没有，就是有人，让那些大盖帽见了咱们都哆嗦。”

母亲一下子笑起来：“自古就是百姓怕警察，哪有警察怕百姓的，如果警察怕了百姓，那也就不叫警察了。再说，从老家叫人来也不妥，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谁会来这儿陪咱们丢人呢。依着我，咱们都不要去，让他许鹏展光杆司令一个，随便他怎么丢人，眼



不见心不烦。可你表妹狠不下心来，执意要去，咱也就去陪她吧，到时候我给他姓许的两耳光，也算把面子挽回来了。其实，我是想让你表妹趁此把婚离了，可她不肯呀，说什么落井下石。”

“表妹做得对，要离也得等妹夫出来再离，落井下石的事情不是咱们这样的人能干出来的。再说了，人谁能一辈子不犯错误呀？要看他改正得怎么样，也许这么一教育，妹夫变好了呢。健健康康地回来，还是一家人。”表姐搭话说。

邢小美心烦道：“别总提他好不好？给人心里添堵。”

母亲怕表姐尴尬，急忙接过话：“你表姐说得也对，满堂儿女不如半路的夫，但愿他姓许的能在里边改造好了，日后回来接着过平安日子。”

邢小美表情复杂地看了母亲一眼，欲言又止地转过脸。

母亲立刻把话止了。

邢小美又在家坐了一会儿，见表姐做事井井有条，也就不再多待了，待长了，母亲反倒不能休息。

晌午的时候，邢小美回到自己家中。

[2]

郝从容忽然听见吴启正在楼下喊自己，起初她怀疑是不是吴启正的声音，当她的耳朵几乎被同一种声音灌满时，她确信吴启正跟自己说话了。他已经一个月不说话了，他的沉默成了郝从容生活的黑暗，这三十天的日夜，郝从容始终感觉白天和黑夜是一样的。看到吴启正与看不到吴启正是一样的。她甚至不愿意看到吴启正，吴启正那张阴沉的脸让她内心万分压抑，就算她招他惹他了，可她毕竟是他的妻子，他们之间总该有十几年的亲情在吧。

郝从容迅速披上睡衣，几乎是从小楼上飘到了楼下，她听见楼梯被



自己踏出的哒哒声，这声音一直伴着她飘进吴启正的卧室。

吴启正脱掉裤子，又坐下脱袜子。郝从容在他面前走来走去，拿起东西又放下，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。见吴启正不吭声，她踱着大步走到浴室，站了一会儿，又从浴室出来走到大厅。郝从容站在窗前朝窗外看，这是一个温柔的夜，微风在窗前的树叶间穿梭，声音送到楼上的时候似变成了呓语。她站了一会儿，又回到吴启正的房间，这时她看到吴启正挺直了身子，仰面躺着，头靠在枕头上，两只手托着后脑，面无表情的脸上，一双眼睛注视着对面的墙壁。郝从容的目光往吴启正的脸上扫了过去，她盯着他看，注意他脸上变化不定的神情，以及由于灯光的作用而在他的脸上造成的忽明忽暗的变化。这时，她的心陡然动了一下，她发现吴启正瘦了，吴启正一个月的沉默让她没有正儿八经打量过他一眼，今天她正儿八经将目光扫在他的脸上却让她心悸，他怎么啦？生病啦？……

郝从容感觉吴启正的沉默是从那次慈善演出开始的，本来她挖空心思讨好吴启正，给方菊安排了假唱的机会，又力排众议让方菊走到前台唱歌。这方菊也真争脸，竟鬼使神差地选择了一曲高难度的美声歌曲《卡门》，这首歌是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的成名曲，方菊刚报出曲名，郝从容就在台下为她捏了一把汗，她觉得唱美声歌曲不是方菊的强项，她从未听方菊唱过美声。出人意料的是方菊成功了，掌声就是最好的证明；更出人意料的是，方菊因此还获得了爱情，台下观众中有一位外企工程师，法国籍，演出结束后狂追方菊，两人很快干柴烈火，吴启正的符号一下子在方菊的心中抹去了。

吴启正从此一言不发，他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方菊的无情无义，郝从容焉能不心生醋意？于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吴启正不说话，郝

从容也不说话，他们虽然进一个家门，却各自吃各自的饭，各自睡各自的觉，就像两个形同陌路的旅人，租了同一套房子而已。

最初，郝从容不适应这种沉默，按祁有音的话说，这叫家庭的冷暴力；按鲁迅的话说，沉默就是最大的轻蔑，人被人轻蔑的滋味大概是最不好受的滋味了。后来，郝从容将这种沉默比喻为冷战，这三十天的冷战却如同三十年一样漫长难熬。现在，吴启正总算打破沉默了，这意味着冷战即将结束，对于不想失去家庭和丈夫的郝从容来说，当然会欣喜若狂情不自禁，她扫了吴启正一眼，忍不住问：“老吴，你喊我吗？”

她的声音十分热情，像火一样在吴启正阴冷的房间蹿动。

吴启正看看披着睡衣的郝从容，嘴上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没有说出口。然后，他将身子朝床里挪了挪，给郝从容腾出地方。

郝从容顺势躺在床上，确切地说是躺在吴启正的身边，与吴启正头挨头地靠着枕头，她闻到了吴启正身上的体香，男人的体香，这味道早已久违了，今天突然袭来，让她感到内心的万分委屈，她将头伏在吴启正的胸上，无声地哭了起来。

泪一点一滴从眼睛里渗出来，渐渐地变得汹涌澎湃，吴启正感到自己的胸前湿了。他伸出手，将手指插进郝从容的头发里，他想摸到女人温柔的直发，可郝从容的头发又烫弯曲了，她总是不停地改变发型，不像方菊，始终是一头浓密的披肩黑发。他怎么又想到方菊了，如今这个投进法国男人怀中的女人再也不可能像他一样想念她了。

吴启正心里滚过一阵气浪，他知道这是沮丧的气浪，他真想让这气浪变成眼泪，像郝从容一样流出来，可他却不能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哪一个女人喜欢流泪的男人呢？那他就更没有女人缘了。让他想





哭的还不仅仅是女人，他的政治前程也在折磨着他，市委书记马上就要调到省里去了，按正常情况，他可以从副职调为正职，名正言顺。但目前看似不大可能，一是他政绩平平，二是这几年郝从容给他惹了不少是非，前段时间市纪检书记悄悄塞给他一封信，举报郝从容利用丈夫的职务之便为油画家斑点马搞画展拉赞助，非法牟取暴利。吴启正看过信，脸色铁青，为了搪塞此事，他只好说不知道。可这等于掩耳盗铃，谁会相信他不知道？！还有，市纪委接到举报信，纪委书记把信给了吴启正就等于让他知道对方手中攥了他的把柄，而官场最怕的就是授人以柄。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郝从容，怎么可能让吴启正对她畅所欲言，对吴启正来说，沉默就是反抗吧。

今天警戒解除了，并不是他想巴结郝从容，而是他晚上做了一个怪梦，梦见自己坐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，他被吓醒了。醒来后心怦怦乱跳，他知道郝从容有一本《析梦辞典》，平时她也喜欢占梦，他就在早晨的第一时间呼喊了她。

郝从容的脸始终埋在吴启正的胸脯上，她能清楚地听见他的心跳，她想让自己的眼泪将他的内衣浸湿，那样她才会真正让他内心感动。女人的眼泪从来都是对付男人的杀手锏，郝从容怎么可能例外？

当她感到吴启正的手指插进自己的头发里时，她的眼泪悄然收了回去，这久违的爱抚她要静下心来享受。她的脸紧紧贴着吴启正的胸脯，此刻男人的体香是这么强有力地诱惑着她，将她内心的寂寞一点一点除去，郝从容发现自己本质上是个离不了男人的女人，特别害怕孤单和寂寞。

这时，吴启正将手从郝从容的头发里抽了出来，指缝间夹着一根鬈曲的发丝，吴启正捏着这根发丝说：“你脱头发了，女人到了这把



年纪头发显得特别珍贵。”

郝从容知道吴启正这话是缓和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搭讪，便将头抬起来，认真地看着吴启正说：“为伊消得人憔悴，青丝脱尽终不悔。”

吴启正无声地笑笑：“谁知道这青丝是为谁而脱？”

郝从容用手按着他的鼻子说：“还能有谁，自然是你了，夫人的眼泪为丈夫流，青丝为丈夫脱，天经地义。”

“那个叫斑点马的油画家呢？”吴启正阴阳怪气地故意问。

郝从容忽然坐起身，板起脸说：“你怎么还提他？他已经被你搞得够惨了！”

“不是我提他，而是有人不饶他，已经把他告到市纪委了，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扯上你，又殃及我。”吴启正没好腔地说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郝从容不以为然。

“怎么样？你说得倒轻巧，我因此会难以晋升，甚至丢官！”吴启正的声音都变了。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郝从容立刻精神紧张起来。

吴启正不看她，两眼看着墙壁说：“市委书记最近要调到省委去了，听说省委有位领导要调到上边的一个部里。按官场顺序，我应该顺理成章谋到正职，但目前看大概没有我什么份了，市纪委有我的举报信，说我的夫人利用我的职务之便到处为一位油画家的画展拉赞助，管不好家属，后院失火，是我们党政干部的一大失职。”

郝从容惊异地看着吴启正，再也不好说什么，房间异常安静，彼此的呼吸声变得越来越清晰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郝从容终是忍不住说：“当不了一把手也好，不在主战场，也就不担什么责任。”